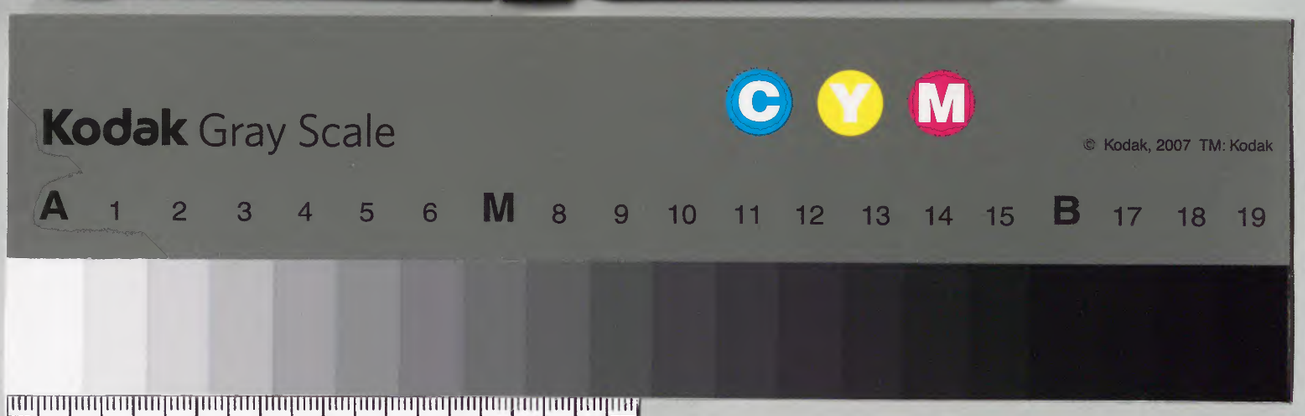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120
10
30

漢書 類聚 大四 二ノ八 架冊 三九 函 内閣文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6004
冊數 10（ 4 ）
函號 298 136

漢書 列傳 二

二程全書

遺書 廿一至廿五
附錄 伊川語

120
10
30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儒家類
函
架
五五
號
一〇
冊

漢書門
類
六〇四
號
函
架
一〇
冊

不許帶出

四

五

河南程氏遺書　河南府左參議武安康紹宗重編
河南府平陽陳宣刊行
門人張繹録
河南楼鑰校正

師說

宣仁山陵程子往赴吉汲公為使時朝廷以館職授子
子固辭公謂子曰仲尼亦不如是程子對曰公何言
哉某何人而敢比仲尼雖然某學仲尼者於仲尼之
道固不敢異公以謂仲尼不如是何也公曰陳恒弑
其君請討之魯不用則亦已矣子未及對會發師苗

公至子辟之墓府見公增王讜讜曰先生不亦甚乎
欲朝廷如何處先生也子曰且如朝廷議北郊所議
不合禮取笑天下後世豈不知有一程某亦嘗學禮
何為而不問也讜曰此朝廷事朝廷不
問而子問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後有問汲公所言陳
恒之事是歟曰於傳仲尼是時已不為大夫公誤言
也

呂汲公以百鍊遺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
子曰勿為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某者以某
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
受其賜也何獨某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
恐公不能周也

殿帥苗公問程子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程子對曰
旦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扈可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易今之學者難古之自八歲入小學
十五入大學有文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威儀
以養其四體歌舞以養其心尒可不勉哉

范公堯夫攝帥成都程子將告歸別焉公曰願少留其
將別子曰既別矣何必復勞興衛遂行公使人要於
路曰願一見也既見曰先生何以教我子曰公嘗言

爲將帥當使士卒視己如父母然後可用然乎公曰
如何子曰公言是迺然公爲政不若是何也公曰可
得聞歟子曰舊帥新亡而公張樂大饗將校於府門
是教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
主之也子曰是亢不可也公與舊帥同僚也失同僚
之義其過小屬唁於主帥其義重也廢饗而頒之酒
食如何曰無頒武夫視酒食爲重事弗頒則必思
其所以而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也公曰若從先
生言而不來則不聞此矣其喜聞善如此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獻用之爲諫官

閻以書謝曰

公知射乎有人執弓于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
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轂率之法不從羿且
怒而去矣從之則矣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一作所）故
不若勿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
恤也某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憲其言而用舍公之多中
也

謝逡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
試教官子弟答逡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
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將爲人師而
試之必爲此媕婀也逡遂不行（一本云逡不敢用又云謝逡求見者二不

許因據經正以請先生曰聞其未問易遂爲說以觸廣人注云觸蕃卞如用說桎梏之類

謝悟見程子子留語因請曰今日聞其未問易遂爲說以觸蕃卞如用說桎梏之類

曰今日吉也子曰豈爲士而惑此邪也曰悟固無疑矣在己庸何恤第云不利父母子曰有人呼於市者曰毀毛畫墁則利父母也否則不利於父母子亦將毀毛畫墁乎曰此狂人之言也何可信然則子所信者亦狂言爾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漫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

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後爲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程子與客語爲政程子曰甚以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子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虫之災皆不善之致也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邪子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

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
子曰某知之堯夫曰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
既知之安用數推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
曰子以為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
張子厚罷太常礼院歸関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
常礼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為礼房檢正
所奪所議惟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謚
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
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曰某則不能既曰龍
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廟之
灵朝建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有
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廟邪一龍則
不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為三娘子也
子厚默然

韓持國帥許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公
曰為民祈福也子曰福斯民者不在公乎
韓公持國使掾為亭成而蓮已生其前蓋掾盆損而置
之公甚喜程子曰斯可惡已使之為亭而更為此以
說公非端人也公曰柰何人見之則喜
韓公持國與范公堯夫程子為泛舟之游典謁勻有士

人堅欲見公程子曰是必有故亟見之頃之遽還程子問客何為者曰上書言時事曰言何事曰求薦爾子曰如斯人者公毀一無薦天為國薦賢自當求人豈可使人求也公曰子不亦甚乎范公亦以子之不為通子曰大底今之大臣好人求己故人求之如不好人豈欲求邪輔公遂以為然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守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之子時在講遽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子曰知如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願之公不言子曰公有不豫色病也公曰在維固無足道所憂者貽兄姊之憂耳子曰領郡南陽兄姊何所憂公俛曰正為定力不固耳

謝公師直與程子論易程子未之許也公曰昔與伯淳亦謂景溫於春秋則可易則未也程子曰以某觀之二公皆深於易者也公曰何謂也子曰以監司論學而主簿敢以為非為監司者不怒為主簿者敢言非深於易而何

張閎中以書問易傳不傳及曰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答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冀有以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

傳也弟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
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
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
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
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又曰理無形也故因
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何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
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子言范公堯夫之量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
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
訪予款語予問曰聞今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尒
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僕言者耳屬官喜謂
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
之為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程子過成都時轉運判官韓宗道議減役至三大户亦
減一人焉子曰閭有三大户不聞兩也宗道曰三亦
可兩亦可三之名不從天降地出也子曰乃從天降
地出也古者朝有三公國有三老三人占則從二人
之言三人行則必得我師焉若止三大户則一人以
為是一人以為非何從而決三則從二人之言矣雖
然近年諸路有使之分治者亦失此意也

經曰鄒浩以極諫待罪世謂其言太直也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以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程子之益至特拒寇準趙公賢持衰吊中杜門謝客使侯騭語子以釋氏之學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騭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為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使侯子以告程子曰豈不欲人人盡為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為使也若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賴於下愚也趙公聞之笑曰程子未知佛道弘大耳程子曰釋氏之法誠弘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終能成佛若儒者之道則當逃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使其成佛也

韓公持國與程子語歎曰今日又暮矣程子對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為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也

二程全書第二十三 遺書二十二下 伊川先生語七下

河南布政司左參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附師說後

周王失道始則萬物不得其性而後息衰於諸侯以及其九族其甚也至於視民如禽獸無藩之什其序如此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礼雖甚廢壞然未滅絶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

命者四先生之政絕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為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為王則独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於天下然独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特行而已矣

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捨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

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勇者所以敵彼者也苟為造道而心不動焉則所以敵物者不賴勇而裕如矣

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

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

忠者無妄之謂也忠天道也怒人事也忠為体怒為用忠怒遠道不遠非二以貫之之忠怒也

真近誠誠者無妄之謂

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斯清明純全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養氣何也曰養心則勿害而已養氣則忘有所助分限得踰之時也賊妄得進衝於君是其僭忘可行而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雖有強力弗能為也今有刼人以殺人者則先治刼者而殺者次之將以垂訓於後世則先殺者而後刼者春秋書鄭公子歸生殺其君夷是也

諸葛瑾使蜀其弟亮與瑾非公會不覿亮之慮理為得笑使吳知其瑾如備之遇亮復何嫌而不得悉兄弟之權也

春秋褒昏無識蓋日月自見不必譏也唯衰姜以禪卒納幹則重疊譏之曰逆婦曰夫人至恐後世不以為非也徳皆曰逆女此独云婦而又不曰夫人蓋已納

聲則為婦違礼而昏則不可謂之夫人
真而不諒猶大信不約也
智出於人之性人之為智或入於巧僞而老莊之徒遂
欲棄知是豈性之罪也哉善乎孟子之言所惡於知
者為其鑿也
孔子之時道雖不明而異端之害未甚故其論伯夷
以德孟子之時道亦不明異端之害滋深故其論伯
夷也以學道未盡乎聖人則摧而行之必有害矣故
孟子推其學術而言之也夫闢邪說以明先王之道
非技本塞源不能也

青蠅詩言樊棘榛言二人一出國自樊而觀之則樊為近
而棘榛為遠自二人而觀之則二人為小而四國為
大讒人之情常欲汙白以為黑也而其言不可以直
達故必營營往來或自近以至於遠或自小而至於
大然後其說得行矣
文王之德正與天合明明于下者乃赫赫於上者也
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有忠矣而行之以恕則
以無我為体以恕為用所謂強恕而行者知以已之
所好惡處人而已未至於無我也故已欲立而立人
已欲達而達人所以為仁之方也

富文忠公辭疾歸第以其俸券還府府受之先生曰受其納券者固無足議然納者亦未為得也留之而無請可矣

名分正則天下定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体也心與道渾然一也對放其良心者言之則謂之道心放其良心則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

伊川先生病革門人郭忠孝往視之子瞑目而臥忠孝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子曰道著用便不是

忠孝未出寢門而子卒一本作或人仍載尹子之言曰非忠孝也忠孝自薰事起

一不與先生往來先生卒亦不致奠

河南布政司左參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 彭 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伊川語録

宜興唐棣彦恩編

棣初見先生問初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

先生曰古人有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以養其血脉威儀以養其四体今之人只有理義以養心又不知求

又問如何是格物先生曰格至也言窮至物理也又問如何可以格物曰但立誠意去格物其理速却在人明暗也明者格物還暗者格物遲

先生曰孔子弟子顏子而下子貢伯温問子貢後人多以貨殖短之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世之豐財但此心未去耳周基先字伯温

潘子文問由之瑟奚為於立之門如何曰此為子路於聖人之門有不和處伯温問子路既於聖人之門有不和處何故學能至於升堂曰子路未見聖人時乃暴悍之人雖學至於升堂終有不和處潘淳字子醇

先生曰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千年書若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也嘗見李初平問周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曰公老矣無及也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先生語子良曰納拜之礼不可容易非已所尊敬有德義服人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呂申公其一張景觀奉議也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間有二人不說問其故其一曰某曾拜他其一曰某曾受他拜王拱辰君貺初見周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大風起說大畜卦一作說風君貺乃起曰某

適来不知受却公拜今其却當納拜或叔走避君既
此一事亦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
定不受乃是謝天申字用休温州人
先生曰曾見韓持國說有一僧甚有所得遂招来相見
語甚可愛一日謁之其僧出暫想其室見一老行遂
問其徒曰為誰曰乃僧之父今則師孫也因問僧如
何待之曰待之甚尊凡晚參時必曰此人老也休来
以此遂更不見之父子之分尚已顛倒矣
先生曰祭祀之礼難盡如古制但以義起之可也富公
問配享先生曰合葬用元如配享用宗子之所出又
問祭用三獻何如曰公是上公之家三獻太薄古之
樂九變乃是九獻曰兄弟可為昭穆否曰國家弟繼
兄則是継位故可為昭穆士大夫則否
棟問礼記言有忿懥憂恐懼好樂則心不得其正如
何得無此数端曰非言無只言有此数端則不能有
正心矣又問聖人之言可踐否曰苟不可踐何足以
垂教萬世
伯温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
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
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己

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論語深求玩味將來涵
養成甚生無窮
又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遂曰顏子所以大過人
者只是得一善服膺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棣問去驕
吝可以為屢空否曰只然驕吝最是不善之總名驕只
為有已吝如不能改過亦是吝
伯温又問心術最難如何執持曰敬
棣問治春秋如何看先生曰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贄
隅問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
之真偽

先生曰史記載宰予被殺孔子羞之嘗疑田氏不敗無
緣被殺若為齊君而死是乃忠義孔子何羞之有及
觀左氏乃是闞止為陳常所殺亦字子我謬誤如此
用休問子貢於堯舜如何子曰此是說功堯舜治天
下孔子又推堯舜之道而垂教萬世門人推尊不得
不然治温又問堯舜非孔子其道能傳後世否曰無
孔子有其憑據
子文問師也過商也不及如論交可見否曰氣象間亦
可見只曰子夏子張皆論夫子張論言是成人之交
子夏是小子之文又問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如何

曰無妄不忠信之人

棣問使孔孟同時與孔子並駕其說安在天下邦將學孔子邪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間耳顏孟雖無大優劣參觀其立言子思子終身之類孟子老嘗問顏子優劣答之曰一不必問但看其下言如何凡學者讀其言便可以知其人若不知其人是不知言也

又問大學知本止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何也曰且舉此一事其他皆要知本聽訟則必使無訟皆本也

李嘉仲問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如何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之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獲是裁成也教民鋤耘灌溉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奉卦以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鬬而已李處遷字嘉仲

張思叔問賢賢易色如何曰易賢即變易顏色愈加恭敬

棣問春秋書王如何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書王范文甫問杜預以謂周王如何曰聖人假周王以見意棣

又問漢儒以謂王加正月是正朔出於天子如何
曰此乃自然之理不書春王正月將如何書此漢儒
之惑也
先生將傷寒藥與兵士因曰在壻所與莊上常合藥與
人有時白笑以此濟人何其狹也然只做得這箇事
思叔告先生曰前日見教授夏侯旌甚歎服曰前日未
相見問後極說與他既問却不問他好惡須與盡說
與之學之久染習深不是盡說方抵介甫無緣得他
覺悟亦曾說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
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無窮

大明既升豈有憾火之不熄皆是意常要已在人主
上自古王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
天子禮樂云周公有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
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為皆是臣職所當為之
事也介甫乎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
想亦洋洋自得以為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
事惟是孟子知之之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
不言有餘只言可矣唐子方作一事後無聞焉亦自
以為報君足矣當時所為蓋不誠意若仲曰陳瓘亦

可謂難得矣先生日陳瓘却未見其已寢候文定
伯溫問西銘獲麟已後又有二年經不知如何曰是孔
亨仲問表記言仁右也道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如
門弟子所續當時以謂必能盡得聖人作經之意及
再三考究極有失作經意處
何曰本不可如此分別然亦有嫂子意思又問莫是
有輕重否曰却是有陰陽也此却是儒者說語如經
解只是弄文墨之士為之
又問如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
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大成則
缺又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大成則
不止此如今之成人則又其次也
又問介甫言堯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事天如何
曰介甫自不識道字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
為天道在地則為地道在人則為人道如言堯典於
舜卄朱共工驩兜之事皆論之禾及于共鯀之政至
舜典然後禪舜以位四罪而天下咸服皆堯所以
在天下舜所以治是何義理四凶在堯時亦皆高才
職事皆脩堯如何誅之然堯已知其惡非堯亦不能
知也及堯一旦舉舜於側微使四凶元回而互之四

凶不能堪遂逆命鯀功又不成於舜然後遂放之如
呂刑言過絕苗民亦只是舜孔安國誤以為堯
又問伯夷叔齊逃是否曰讓不立則可何必逃父命
齊承父命尤不可逃也又問中子之立是否曰安得
是只合招叔一作夷齊歸立則善伯温曰孔子稱之曰
仁何也曰如讓國亦是清節故稱之曰仁如與季札
是也札讓不立又不為立賢而去卒有殺僚之亂故
聖人於其未聘書曰吳子使札來聘去其公子言其
不得公子也
嘉仲問否之匪人曰三泰之時天地交泰而萬物生凡生
於天地之間者皆人道也至否之時天地不交萬物
不生無人道故曰否之匪人
亨仲問自反而縮如何曰縮只是直又問曰北宮黝之養勇也必為
子夏孟施舍似曾子如何曰北宮黝似
而已未若舍之能無懼也無懼則能守約也子夏之
學雖博然不若曾子之守禮為約故以黙為似子夏
舍似曾子也
棣問考仲子之宮非與曰聖人之意又在下句見其初
獻六羽也言初獻則見前此八羽也春秋之書百王
不易之法三王以後相因既備商道衰而聖人憲後

世聖人不作大道遂廢故作此一書此義門人皆不得聞嘗語之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也此書乃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也

范季平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何曰仁即道也百善之首也苟能學道則仁在其中矣亨仲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仲問吾與汝弗如也之與如何曰吾與點也之與如何曰與字則一般用處不同孔子以為吾與汝弗如也勉進學者之言使子貢喻聖人之言則勉進已也不喻其言則以為聖人尚不可及不能勉進也

棣問紂刳孕婦文王拘羑里而不逆夫人是國之重事使卿逆亦無妨先儒說親逆甚可笑且如秦居娶於楚豈可越國親迎耶所謂親迎者迎於館耳文王迎於渭亦不是出疆遠迎周國自在渭傍先儒以此遂泥於親迎之說直至謂天子須親迎乃為公子未為君也

貴一問齊王謂時子欲養弟子以萬鍾而使國人有所矜式孟子何故拒之曰王之意非尊孟子乃欲賂之爾故拒之

用休問溫故而知新如何可以為師曰不然只此一事

可師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得若只指認溫故知新便可為人師則窄狹却氣象也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會語言要識得聖賢氣象如孔子曰盍各言爾志而由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聖賢氣象大段不同若讀此不得見聖賢氣象他處也難見學者須要理會得

聖賢氣象

嘉仲問韶盡美又盡善也先生曰非是言武王之樂未盡言言當時傳聞之緻則盡美傳武王之樂則盡美傳舜之樂則盡善也

未盡善耳

先生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非是三月本是音字

文勝質則史史乃周官府史胥徒之史史管文籍之官故曰史掌官書以贊治文雖多而不知其意文勝正如此也

又曰學者須要知言

周伯温問回也三月不違仁如何曰不違處只是無纖毫私意一作欲下同有少私意便是不仁又問博施濟衆何故仁不足必盡之曰既謂之博施濟衆則無盡也

堯之治非不欲四海之外皆被其澤遠近有間勢或不能及以此觀之能博施濟衆則是聖也又問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但稱其有仁之功也管仲其初事子糾所事非正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糾不當立者也不當立而事之失於初也及其敗也可以死亦可以無死與人同事而死之理也知始事之為非而改之義也召忽之死正也管仲之不死權其宜可以無死矣故仲尼稱之曰如其仁謂其有仁之功也使管仲所事子糾一止而不死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耶若以聖人不觀其死不死之是非而止稱其後來之是非則甚害義理也又問如何是仁曰只是一箇公字學者問仁則當教他將公字思量

又問鄭人來輸平曰要成也國君而輕變其平反復可罪又問終隱之世何以不相侵伐曰不相侵伐固足稱然輕欲變平是甚國君之道

又問宋穆公立與夷是否曰大不是左氏之言甚非穆公却是知人但不立公子馮是其知人處若以其子享之為知人則非也後來卒至宋亂宣公行私惠之過也一作罪

先生曰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也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

棣問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如何曰孔子退省其心中亦足以開發也又問豈非顏子見聖人之道無疑歟曰然也孔子曰一以貫之曾子便理會得遂曰唯其他門人便須辨問也

又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如在言祭祖宗祭神如神在則言祭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恭敬

又問祭起於聖人之制作以教人否曰非也祭先本天性如財有祭獺有祭鷹有祭皆是天性豈有人而不如鳥乎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教人耳又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其家却祭高祖又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二如何曰此亦只是禮家如此說又問今士庶家不可立廟當如何也庶人祭於寢今之正廳是也凡禮以義起之可也如富家又士置一影堂亦可但祭時不可用影又問用主如何曰自屋之家不可用只用牌子可矣如某家主式是殺諸侯之制也大凡影不可用祭若用影祭須無一毫差方可若多一莖鬚便是別人

棣又問克己復禮如何是仁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
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須是克盡己私後只有禮始是
仁處

謝用休問入太廟每事問曰雖知亦問敬謹之至又問
旅祭之名如何曰古之祭名皆有義如旅亦不可得
而知

棣問如儀禮中禮制可考而信否曰信其可信如言昏
禮云問名納吉納幣皆須卜豈有問名了而又卜苟
卜不吉事可已邪若此等處難信也又嘗疑卜郊亦
非不知果如何曰春秋却有卜郊但卜上辛不吉則
當卜中辛中辛又不吉則當便用下辛不可更卜也
如魯郊三卜四卜五卜至於不郊非禮又問三年一
郊與古制如何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
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
冬則圜丘皆人君為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
見父母國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覲郊之
禮

用休問北郊之禮曰北郊不可廢元祐時朝廷議行只
為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為難行不知郊天
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乃用物皆尚純蕃用

葬結器用陶匏服用大衾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
大衾當時諸公知大衾不可服不知別用一服向日
宣仁山陵呂汲公作大使某與坐說話次呂相責云
先生不可如此聖人當時不曾如此今先生教朝廷
怎生則是答曰相公見聖人不如此處怎生聖人固
不可毀及然學聖人者不可輕易看了聖人只如今
朝廷以北郊禮不能行得又無一人道西京有程某
復問一句也呂公及其嘗王某等便問北郊之禮當
如何答曰朝廷不曾來問今日豈當對諸公說邪是
時蘇子瞻便據昊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文潞公
便謂譬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曰此詩冬至夏至皆
歌豈不可邪郊天地又與共祭父母不同也此是報
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邪
又問六天之說曰此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甚
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
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
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
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又問周禮
之說果如何曰周禮中說祭祀更不可考證六天之
說正與今人說六子是乾坤退在不用之時同也不

知乾坤外甚底是六合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爾
學者大惑也

又問郊天冬至當卜郊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郊又曰天與上帝之說如何曰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以功用言之謂之鬼神以妙用言之謂之神以性情言之謂之乾

又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繞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却於山川外求土人身上討雨露求土人身上討雨露又問莫是人自興妖曰只妖亦無皆人心有兩露耶又問莫是人自興妖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雨遂指為靈驗耳豈知適然某常至泗州恰值大聖見又問人曰如何形狀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彼只此可驗其妄興妖之人皆若此也昔有朱定亦嘗來問學但非信道篤者曾在泗州守官值城中火定遂使兵士舁僧伽避火某後語定曰何不舁僧伽在火中若為火所焚即是無

靈驗遂可解天下之惑若火遂滅因使天下人尊敬
可也此時不做事待何時耶惜乎定識不至此
貴一問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凡容
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
用休問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曰此數句最好
先觀子路顏淵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聖人是天
地氣象
孟敦夫問莊子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
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
不齊如何齊得此意是莊子見道淺不杰留中所得

何遂著此論也
伯溫問祭用祝文否曰某家自来相承不用今待用也
又問有五祀否曰否祭此全無義理釋氏與道家說
鬼神甚可笑道家狂妄甚以至說人身上耳目口
鼻皆有神
周伯溫問至大至剛以直以此三者養氣否曰不然是
氣之體如此又問養氣以義否曰然又問配義與道
如何曰配道言其體配義言其用又問我知言我善
養吾浩然之氣如何曰知言然後可以養氣蓋不知
言無以知道也此是答公孫丑夫子烏乎長之問不

欲言我知道故以知言養氣答之又問夜氣如何曰
此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至平旦之氣未與事接亦
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使記得也又問孔子言血氣
如何曰此只是大凡言血氣如禮記說南方之強是
也南方之柔弱所謂強者是理義之強君子居之北
方之強悍所謂強者是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
血氣須要理義勝之
又問吾不復夢見周公如何曰孔子初欲行周公之道
至於夢寐不忘及晚年不遇哲人將萎之時自謂不
復夢見周公矣因此說夢便可致思思聖人與衆人
之夢如何夢是何物高宗夢得說如何曰此是誠意
所感故形於夢
又問金縢周公欵代武王死如何曰此只是周公之意
又問有此理否曰不問有此理無此理只是周公人
臣之意其辭則不可信只是本有此事後人自作文
足此一篇此事與舜喜象意一般須詳看舜周公用
心處尚書文顛倒處多如金縢尤不可信
高宗好賢之意與易始艮卦同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
自天杞生於最高處瓜美物生低處以杞包瓜則至
尊連下之意也既能如此自然有賢者出故有隕自

天也後人遂有天祐生賢佐之說
棣問福善禍淫如何曰此自然之理善則有福淫則有
禍又問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且如謹
皇天震怒終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又問
今人善惡之報如何曰幸不幸也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言其體動靜如此知者樂所以
運用處皆樂仁者壽所以靜而壽仁可以兼知知不可
以兼仁如人之身統而言之則只謂之身別而言之
則有四支
世間術數多矣惟地理之書最無義理祖父葬時亦用地
理人尊長皆信惟先兄與某不然後來只用昭穆法
或問憲何文字擇地曰只昭穆（西字作服）一是地理書也
但風調地厚處是矣其用昭穆法葬一穴既而尊長
召地理人到葬處曰此是商音絕處何故如此下穴
某應之曰固亦是絕處且試看如何某家至今人已
數倍之矣
在薄筵時曾說與溫公云要得范純夫在筵中尤好溫
公彼時一言不失謹道他見修史自有門路某應之
曰不問有無門路須得他溫公問何故某曰
自度必溫潤之氣純夫可以開陳是

非道人主之意後來遂除停講

用休問井田今可行否曰亦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

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

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得豈有人多地少之理

嘉仲問封建可行否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

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

罷侯置守是也

伯温問夢帝與我九齡之說不可信安有壽數

而與人移易之理棟問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如

何曰於理有之

陳貴一問人之壽夭數可以力移否曰蓋有之棟問如今

人有養形者是不曰命然但甚難世間有三件事至難

可以奪造化之心為國而至於新天永命養形而至

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

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為耳故屬朗有周能過曆秦

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

棟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

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

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之情也

哉至於不能遏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於惡故曰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若順也又問才出於氣否
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為
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為惡人如韓愈所言公都
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一聖人若夫學而知
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
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之也孔子所言上
智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
自棄是也又問如何是才曰如材植是也譬如木曲
直者性也可以為輪輻可以為梁棟可以為榱桷者
才也今人說有才乃是言才之美者才乃人之資質
循性修之雖至惡可勝而為善又問性如何曰性即
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
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及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
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凶皆先吉而後凶言
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又問佛所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
本善只不合將才做緣習又問說生死如何曰譬如
水漚亦有些意思又問佛言四死生輪回可否曰此事
說有說無皆難須是得見之人只一句盡斷了故對
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佛亡是西方賢者亦外山林
之上但為愛脅持人說利譬以其實無為利耳其學譬如

以管窺天謂他不見天不得只是不廣天
問喪止於三年何義曰歲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
以變豈人子孝於親至此猶未忘故必至於再變猶
未忘又繼之以一時
伯温問盡其心則知其性則知天矣如何曰盡
其心者我自盡其心能盡心則自然知性知天矣如
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必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
能窮理便盡性至命也又問事天曰奉順之一本無
而已
當公嘗語先生曰先生最天下鬧人某做不得天下鬧
人相公將誰作天下最忙人曰先生試為我言之曰
禪伯是也曰禪伯行住坐臥無不在道何謂最忙曰
相公所言乃忙也今市井賈販入至夜亦息若禪伯
之心何時休息
先生嘗與一官員一僧同會一官員說修貫既退先生
問僧曰曉之否邪僧曰吾釋子不知條貫曰賢將竟
一作作三界外事邪天下豈有二理
貫一問興於詩如何曰古人自小諷誦如今誤唱自然
善心生而興起今人不同雖老師宿儒不知詩也人
而不為固南召南此乃謂伯魚而言蓋恐其未盡治

家之道爾欲治國治天下須先從修身齊家來不然
則猶正墻面而立
或問伯夷叔齊不念舊惡如何曰觀其清處其衣冠不
正使望望然去之可謂隘矣設若惡矣然却能不念
舊惡故孔子特發明其情武王伐紂伯夷只知君臣
之分不可不知武王順天命誅獨夫也問武王果殺
紂否曰武王不曾殺紂入只見洪範有殺紂字爾武
王伐紂而紂自殺而須言殺紂也向使紂曾殺帝乙
則武王却須殺紂也否曰是獘鄉有詩言伯夷恥居湯武
干戈地棄死唐虞揖讓墟亦有是理首陽乃在河中
府虞鄉也問不食周粟如何曰不食民祿耳
閒休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使聖人為之則是
仁否曰不然聖人為之亦是清忠
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出降一等是自堂而出降階
當此時放氣不屏故逞顏色復其位復班位之序過
位是過君之虛位享禮有容色此享燕賓客之時有
容色者蓋一在於莊則情不通也私覿則又和悅矣
皆孔子為大夫出入起居之節緇衣羔裘素衣麑裘
黃衣狐裘各有用不必云緇衣是朝服素衣是喪服
黃衣是蜡服麑是麂皮齊必有明衣布欲其潔明衣

如今凉衫之類縮衣明衣皆惡其文之著而為之也非惟裳必殺之惟裳固不殺至其他衣裳亦殺也古人以驅屬氣亦有此理天地一有屬氣而至誠作威嚴以驅之式凶服負版蓋在車中

月必朝服而朝者于時月朔朝也鄉人儺

君敬則自然簡君簡而行簡則公乎簡矣然乃所以不簡蓋先有心於簡則多却一箇敬則心中無物是乃簡也

仁者先難而後獲何如曰有為而作皆先獲也如利仁是也古人惟知為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之也

又問述而不作如何曰此聖人不得位止能述而已

么山弗擾佛肸召子欲往者聖人以天下無不可與有為之人亦無不可過之人故往然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故也子路未引親於其身為不善為問孔子以堅白乾瓜為對然瓜繫而不為用之物不食不用之義也乾瓜亦不食之物故因此取義也

曾棘之華乃千葉都字本不偏反劉如兄弟今乃偏反則翉兄弟相失豈不爾思但居處相遠耳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孟言權實不相遠

耳權之為義權稱錘也能用權乃知道亦不可言權便是道也自漢以下更無人識權字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正中庸所謂施諸已不願亦勿施於人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二人作事皆不知惟聖人作事無不知

或問善人之為邦如何可勝殘去殺曰只是能使人不為不善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之人也不踐迹是不踐已前為惡之迹然未入道也

又問王者必世而後仁何如曰三十日壯有室之時父子相繼為一世王者之効則速矣又問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曰教民戰至七年則可以即戎矣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為乃有益

問小畜曰小畜是所畜小又所畜雖大而必皆小畜也不必專言君畜臣臣畜君

問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曰大德是大處小德是小處出入如可以取可以無取之類是也又問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亦是也然不信乃所以為信不果乃所以為果

范公甫將赴河清尉問所宜三
者謂之知社稷及先聖是也
之又問城隍當祭否曰城隍
已何得更有土地祇又問只
廢江淅間潘祠千七百處所
廟爾今人做不得以謂特不
仁條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
暢中伯問寧雲不兩自我西郊
倡乃成陰倡則不成矣今雲
真義也所謂尚往者陰自西
而往不待陽矣

例須謂廟如何曰正
其他古先賢哲亦當謂
不與上地之神社稷而
必敵衆爾曰唐狄仁傑
祥惟吳大伯伍子胥二
問是誠不然只是無狄
無謂
曰西郊陰所先兩須陽
迴西則兩過東則否是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
曉而見意者也學者看一部
子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
以為

子文問哭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不可使知之者非
民不足與知也不能使知之一節
或問諸葛孔明亦無足取大抵
君子不為亮慈哉甚多也先
辜非此之謂亮以天下之命
周伯温見先生曰從來豈
有所得否學者要自得

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
論語見聖人所以與弟
必得也讀書雖多亦奚

六經若缺一条雖盡曉且見
箇門逕瞎而求之可矣伯淳
思曰看庸學二書須是於思慮
明理棟問學者見得這道理後篤信力行時亦有見
否曰見亦不一果有所見後和信也不要矣又問莫
是既見道理皆是當然否曰然凡理之所在東便是
東西便是西何待信凡言信只是為彼不信故見此
是信爾孟子於四端不言信亦可見矣
伯淳又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
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右付諸人言之謂之心
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棟問意是心之所
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又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
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伯淳又問
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

附雜錄後

問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以謂易祊田黎淳以隱十一年入許之事破左氏謂許田是許之田如何曰左氏說是也既是許之田如何却假之於魯十一年雖入許許未嘗滅許叔[已]事死也

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備四時也如桓不道有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只有兩處如此皆言其無天理也

用休問哀公問社於宰我之事曰社字本是主字文誤

也宰我不合道使民戰慄故仲尼有後來言語
先生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本不在是惑也之後乃在
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文誤也
問揖讓而升下而飲是一下堂飲否曰古之制罰爵皆在
堂下又問唯不勝下飲否曰恐皆下堂但勝者飲不
勝者也
愚叔問荀彧如何曰彧才高識不足孟純問何顒常稱
其有王佐才曰不是王佐才嘉仲問如霍光蕭曹之
徒如何曰此可為漢時王佐才棟問史稱董仲舒是
王佐才如何曰仲舒是言其學術若論至王佐才顏
是伊周其次莫如張良諸葛亮陸宣公
問夏逆婦姜于齊何故便書婦曰此是文公在喪服將
滿之時納幣故聖人於其逆時便成之為婦罪其居
喪而取也春秋微顯闡幽乃在如此處凡事分明可
見者聖人更不微文以見意只直書而已如桓三年
又宣元年逆文皆分明在喪服中成昏故只書逆文
也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至逆女却在四年聖人欲
顯其吾喪納幣之罪故書婦言婦姜便成之為婦也其意
言雖至四年方逆女其實與喪昏同也
先生曰周公之於兄弟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為如

何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矣

問蒙惑退舍果然否曰觀宋景公不能至是問反風如

何曰亦未必然成王一中才之主聖人為之臣尚幾

不能保金縢書成王亦安知只是二公知之因此次

示王弭變非有動天之德不能至也

問四岳一人否曰然以二十二人分致考之固然觀對竟

言衆則曰僉四岳則曰俞岳亦可以一人也

晉侯之執曹伯有弒迎之罪即執之是也

晉與之同盟而後執之故書曹伯而不去其爵晉侯

不奪爵未至於奪爵也歸自京師則言若無罪而歸

問罪天王不能行爵賞也凡言歸者且以辭歸之者強歸

之辭

問龍能有能無如何曰安能無但能晦心見耳所以能隱

見者為能屈伸爾非特龍凡小物皆正有能屈伸者

問書至如何曰告廟而書亦有不緣告廟而書者又問

還復曰還只是歸復如今所謂倒迴又問隱皆不書

至曰告廟之禮不行

先生指庭下群雀示諸弟子曰地上原有物則群雀集

而食之人故與之則不即來食須是久乃集蓋人有

意在爾若負粟者適遺下則便集而食矣

問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是哀姜否曰文姜也文姜與桓
公如齊終啓弑桓之惡其罪大矣故聖人於其遜于
大齊致于廟皆止曰夫人而去其姜氏以見大義與國
人已絶矣然弑桓之惡文姜實不知但緣文姜而啓
爾莊公母子之情則不絶故書夫人焉文姜遜齊止
問禘夫人此禘致于廟亦只稱夫人則是文姜明矣此
最是聖人用法致嚴處可以見大義文以見子母之
義本朝太祖皇帝立法極合春秋之義法中有夫因
婦而被殺者以婦禮正埋與此合
問禘是如何曰禘是天子之祭五年一禘祭其祖之所
自出也又問祫曰祫合祭也諸侯亦祭祫只是祠禴
嘗烝之祭為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中三祭合食於
祖廟惟春則禴祭諸廟也
問祧廟如何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祧也所
祧者文武以下廟曰兄弟相繼如何曰此皆自立廟
然如吳太伯兄弟四人相繼如何若上更有二廟不
祧則遂不祭祖矣故廟雖多亦不妨祧只祧得服絶
者以義起之可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萬世不祧之
廟河東陝洵諸處皆太宗取之無可祧之理
問嫡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

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
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
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或問漢高祖可比太祖否曰漢高祖安能比太祖太祖
仁愛能保全諸節度使極有術天下既定皆召歸京
師節度使竭土地而還所畜不貲多財亦可患也太
祖逐人賜地一方蓋第所費皆數萬又嘗賜宴酒酣
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送至殿門謂其子弟
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醒問所以歸
不失禮於上前否子弟各以緡事對翌日各以表進

如數此皆英雄御臣之術

宣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養兵乃良策
凡四方有警百姓皆出以禦之至及士人蓋有限之矣忽損
中事郡驅良民剌而用之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景德
三五千人將何自而補要知兵須是出於民可也

太祖初有天下士卒人許三貫二百緡及即位以無錢久
不賜士卒至有違言太祖一日遊後苑見詩
乃曰好詩遂索筆和之故每於郊時各賜賞給至
今因以為例不能止今欲新之不給郊賞數十
年後可革否曰新之無此望不衰而也不數十年

可畫

思叔問孟子言舜告誰其所論蓋是歟曰聖人則不待推
霍光廢昌邑其始乃先之罪狀而後及之也此又安得尹立太甲不
武帝孫禮嘗不通漢而立之
同也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當時湯
既崩太丁未立而二弟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須
立太甲也太甲文言思庸之資若無是資伊尹亦不
立也史記以孟子二年四年之言遂言湯崩六年之
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字頃吕望之曾問及此
亦曾說與他後來子入看禮見王巡狩問百年者益知

書傳亦稱滅為年二年四年之說繇別無可證理亦
必然且看尚書分明說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又著王
徂桐宮居憂三年終能思庸伊尹以服冕奉嗣王可
知此文字理是後不必引證

問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如何

曰此言坐位非祭祀昭穆之位太祖面東
左昭右穆自內以及外古之坐位皆以右為尊范文
甫問韓信得廣武君使東向坐而西面師事之是否

曰今則以左為尊是或一道也

問僑如以大人妻氏至書以如詞曰豈然此却言公子

能主其事以夫人至也知書公與夫人如齊只書與而不書及却有意思蓋言及則主在公也言與則公不能制明矣

孔子頑乘桴浮于海居九夷皆以天下無一賢君道不行故言及先爾子路不知其意便謂聖人行矣無所取材言其不能斟酌也

閔肆太眚如何曰太眚而肆之其失可知書言眚災肆赦者言眚則肆之眚是自作之罪也災則赦之災是過失之事故也赦何眚災得善人諸葛亮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

兵強弱亦有時往時陳許數勁兵今陳許最遠叢亦不聞勁令河東最盛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

子路片言可以折獄故魯願與小邾射盟而射止願得季路一言乃其證也

曰予欲無言蓋為子貢多言故告之以此

問務民之義曰如項梁立義帝謂從民望者是也

棣問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如何答曰書天王之號

王者以春秋之始周方書此一件事且存天王之號

以正名分非謂此事當理而書也故書宰之名以示貶仲子是惠公再娶之夫人諸侯無再娶禮故只書惠公仲子不稱夫人也又問左氏以為未薨預言事非禮也曰不然豈有此理夫人子氏自是隱公之妻不干仲子事

又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為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春秋書盟如何先王之時有盟否或疑用官司盟者曰先王之時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為之未可非司盟也但春秋時信義皆亡日以盟詛為事上不遵周王之命春秋書皆貶也唯胥命之事稍為近正故終齊衛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喜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此是伯上脫一字也必是三人同盟若不是脫字別無義理

齊高固來逆叔姬公穀有子字如何曰子者言是公女其他則姊妹之類也

又問丁丑夫人姜氏入何故獨書曰入曰此娶仇女故

書入言宗廟不受也

又問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曰此是本去媵婦却遂及諸侯盟聖人罪之之意在遂事也

又問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如何曰此祭公受命逆后却因遇魯遂行朝會之禮聖人深罪之故先書莫來使若以朝魯為主而逆后為遂也曰或說逆王后亦使魯為主如何曰築王姬之館單伯送王姬之類皆是魯為主蓋只是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為主如逆王后無使諸侯為主之理

問獨宋共姬書薨尾最詳何故曰賢伯姬故詳錄之昔胡先生常說伯姬是婦人中伯夷為其不下堂而死也曰如成八年九年十年二書來媵皆以伯姬之故書否曰然媵之禮如何曰古有之

又問漢儒談春秋災異如何曰自漢以來無人如此董仲舒說天人相與之際亦畧見梗概只被漢儒推得大過亦何必說盡事事有景應

鮑若雨錄

今語小人曰不遠道則曰不遠道然卒遠道語君子曰不遠道則曰不遠道終不肯遠道譬如牲牢之味君子曾嘗之說與君子須增愛說與小人小人非不道好只是無增愛心其實只是未知味守死善道人非不知終不肯為若只是知之淺信之未篤志不可不篤亦不可助長志一上也但有益若於道理上助長反不得杜預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

澤之濶渙然水釋冰然理順然後為得也此數句悠
好
論語是孔門高弟所撰記其立言直是得見聖人處如
閔子侍側閒閒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
如也子樂不得聖人處怎生知得子樂閒閒行行侃
侃亦是門人旁觀見得如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
安皆是善觀聖人者
夫子刪詩贊易叙書皆是載聖人之道然未見聖人之
用故作春秋春秋聖人之用也如曰知我者其惟春
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便是聖人用處

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
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之謂信
問武未盡善處如何曰說者以征誅不及揖讓征誅固
不及揖讓然未盡善處不獨在此其聲音節奏亦有
未盡善者樂記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
則武王之志荒矣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
得其所是知既正之後不能無錯亂者
小人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
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
若君子之怒如舜之去四凶

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便是仁
否曰固是只這一字須是子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
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
一恕即忠之用也

又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曰只是忠不
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

螟蠕蜾蠃本非同類為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況人與
聖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強不息將來涵養成就則
聖人曰地自然氣貌改變

問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竊謂苟能利者大一
身何足惜也曰但看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
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於捨得死道須大段好如生
也曰既死矣敢問好處如何曰聖人只睹一箇是

問夫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聖人固嘗夢見周公乎曰
不曾孔子嘗寢間思周公後不復思爾若謂夢
見周公大段害事即不是聖人也又曰聖人累無夢
乎曰有夫衆人日有所思夜則成夢設或不思而夢
亦是舊習氣類相應若是聖人夢又別如高宗夢傅
說真箇有傅說在傅巖也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分定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

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夭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為徼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形迹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聞必是不識金若是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其當聖人與理為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左氏載孔子之言謂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恁地是聖人以力角勝都不問義理也孔子請伐齊以弒君之事討之當時亦公能從其請孔子必有處置須使顏回使周子路使晉天下大計可立

而遂孔子臨老有此一件事好做柰何哀公不從其請可惜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然不肯為大夫魯昏不肯為陪臣

問孔子對冉求曰其事也非政政與事何異曰閔子騫路冉求未能知此大政出於國君冉求為季氏家臣只是家事安得為政當時季氏專政孔子因以明之皆知得此道理若季或問季路冉求稍聞聖人之道何不知此曰當時陪臣執國命目見耳聞習熟為常都不知有君此言不是怪季氏問季路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然則從之者與曰弒父與君亦從之

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何也曰公孫弘謂三年有成臣切遵之魯文宗時李石責以宰相之職謂臣猶以為太

遠二者皆不是須是知得遲速之理昔嘗對哲宗說此事曰陛下若問如何措置三年有成之事若問如何措置期月而已臣即陳期月之事當時朝廷無一人問著只李邦直但云稱職稱職亦不曾問著一句

春秋書隕石隕霜何故不言石隕霜此便見得天人一處昔嘗對哲宗說天人之間甚可畏作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作惡則千里之外遠之昔子陵與漢光武同寢太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子陵匹夫天應如此況一人之尊舉措用心可不戒慎

暴其民甚則身危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漢之君都為美謚何似休因問桀紂是謚否曰不是天下自謂之桀紂

王天下有三七里三重即三王之禮三王雖隨時損益各立一箇大本無過求爻此與春秋正相合

先生前日教甚思君子和而不同甚恩之數日便覺胷次廣闊真意味有不可以言述竊有一喻願留嚴聽

今有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為族弟此亦豈知為族兄邪或告曰彼之子公之族兄甚人

也彼之子公之族弟某人也既而釐然相忘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乃善喻也

先生教某思孝弟為仁之本某竊謂人之初生受天地之中稟五行之秀方其稟受之初仁固已存乎其中及其既生也幼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而仁之用於是見乎外當是時唯知愛敬而已固未始有事物之累及夫情欲實于中事物誘於外事物之心日厚愛敬之心日薄本心失而仁隨喪矣故聖人教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蓋謂修為其仁者必本於孝弟故也先生曰能如此尋究甚好夫子曰敬親者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便是孝弟盡得仁斯盡得孝弟便是仁又問為仁先從愛物上推來如何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仁民豈不愛物若以愛物之心推而親親却是墨子也因問舜與曾子之意得如何曰家語載瞽瞍事雖不可

信却有義一經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擊
其背曾子小小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
人用力教參之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
子聞而怒曰參至孝如此亦有這麼失處若是舜百
事從父母只教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
曰此只是恭也
問先生曰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
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
者則能敬其父母夫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
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
尚期盡其職事又況親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夫氏合而聽之則聖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大同
之中有箇秉彝在前是是非非無不當理故聖散而
聽之則各任私意是非顛倒故愚蓋公義在私欲必
不能勝也

鄒德久本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天後天皆合于天理者也人欲則協矣

修身當學大學之序大學聖人之完書也其間先後失次者已正之矣

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大失之矣周公作樂章欲歌之以感化天下其後繼以文王詩者言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召南諸侯長也周周王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諸侯長也

曰公者後人誤加之也夫婦道一關雎麟趾之事
亦可歌於下至若鹿鳴以下則各主其事皇華遣使
臣之類是也頌有二或美盛德則燕饗通用之或告成
功則祭祀專用之

詩有六義曰風者謂風動之也曰賦者謂鋪陳其事也
曰比者直比之温其如玉之類是也曰興者因物而
興起關關雎鳩瞻彼淇澳之類是也曰雅者雅言正
道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類是也曰頌者稱頌德美
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之類是也

國風大小雅三百篇詩之義也六義詩之義也篇之中有
一備六義者有數義者亂一本章首云能治
四始猶四端也
十五國風各有次序者詩可見
詩大序孔子所為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
小序國史所為非後世所能知也
人心私欲故厄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滅私欲則天理明
矣
大誓書曰一月曰商歷已絶周歷未建故用人正令之
正月也不書商歷已見紂自絶于天矣聖人言
動無不合於天理如此

看書須要晉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
舜所以事君若
五年須暇求聖人討伐必不太早自當緩之非再駕之
謂也此四公所知無顯迹可推也
犬牛人知其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以形故不可更如隙
中日光大圓不移其光一也性所稟各異故生之謂
性告子以為一孟子以為非也
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於子濯孺子虛發四矢甚無謂也國之安危
在此舉也殺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
何用虛發四矢乎

堯舜性之生知也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
仁之於父子至知之於賢者謂之命者以其稟受有厚
薄清濁故也然其性善可學而盡故謂之性焉稟氣
有清濁故其材質有厚薄稟於天謂性感為情動為
心質幹為才
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
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
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俗言天戒皆生來如此此
訓所稟受也善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
理也

天下言性則故而已者言性當推其元本推其元本無
傷其天性也
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知不終惠可
棄也孟子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蓋
外丙二歲仲任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有下愚之
質初不立也苟無三人必得於宗室無人必擇
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
伊尹不自為也劉備託孔明以嗣子不可使自為之
非權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
為曹氏屠戮寧使孔明為之也霍光襄昌邑不待放
太甲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伊尹
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而不受先王之委寄諫
不用去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為也義理自昭然
先生始着文傳及半則掩卷而深思之愛其後之或改
為之說言豈然後復取觀焉然成敗有幸不幸不可以
一槩言
看六經必觀治亂之由及聖賢修己處事之美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也之無私心焉
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其成而取劉璋
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善劉表子琮將為晉公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所并取而與劉氏可也
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
沮死不久也
孔明庶幾碩畫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為此偽言安一隼耳矣自
高地來可勝先生嘗自觀五丈原非時言作此地不
可據矣雖欺人不可盡信
荀奕從董卓碎避迹避禍君子亦有之然聖人明哲保
身亦不至轉身不得處如楊子投閣失之也荀奕自
度其初能與漢室興起而圖之可也知不足而強圖
之非也
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楊雄萇辭經未必皆
當然味其言大槩然矣
東漢趙苞為遼郡守鮮卑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
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
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
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
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
晚也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

人思如湧泉浚之愈新

釋道所見偏非不窮深極徵也至窮神知化則不得與夫

先生在經筵時上服藥即日就醫官問動止天子方勿

建言選宮人四十以上者侍左右所以遠紛華養心

性

盡己為忠盡物為信極言之則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為僞矣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畧如何更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貴賤壽夭命也仁義禮智亦命也動物有知植物無知其性自異但賦形於天地其理則一

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修身見於世也

詹禮執禦者取其不再偶爾非隨陽之物

亞夫夜半軍擾直至帳下堅卧不動安在其持重也

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

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

荀氏八龍豈盡賢者但得一二賢子弟相薰習皆然耳

犬吠暑人世傳有物隨之非也此正如海上鷗事

暢潛道本（胡氏生云識者其間多非先生記）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之學莫大於知本末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後足以致之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者適道之始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

故曰致知在格物

大學論誠意以下皆窮其意之明之獨格物則曰物格而後知至蓋可以意得而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然格物而先欲意誠心正身修者未有能中於理者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固有之也因物有遷逐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學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心至重鷄犬至輕鷄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也

顏淵嘆孔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

能述堯舜之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顏子所以善學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積力久則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無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

蕭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見聞君子不以天下為重而身為輕亦不以身為重而天下為輕凡盡其所當為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也敢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徵而顯自小而彰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已矣

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矣

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
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
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
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
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
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為仁義禮智信以
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為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
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
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有異其亦弗
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歟
道孰為大性為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甘六所動靜起
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不出於目前數
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上矣噫人之
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
何能為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學貴信信在誠誠則信矣信矣不信不立不誠不行

或問周公勲業人不可為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為人所當為也盡其所當為則吾之勲業亦周公之勲業也凡人之弗能為者聖人弗為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振也怨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為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

目則欲色耳則欲聲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雖思為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

好勝者戒理肆欲者戒常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吾子而時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
學也何謂不求於古不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
也者使人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
學也何謂不求於古而求於末考詩畧採同異者是
也是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
墨子之德至美而君子弗貴也以所謂學者
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美而君子弗貴也以所謂學者
非學也
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
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聖
人乎抑無異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類乎不
類乎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子曰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
也
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
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不知
好惡以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
矣
學子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所聞者
所見者外也不可以動吾心

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蓋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

伊尹之耕於有莘傳巖之築於傅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已而已矣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

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蓋事人之道則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害為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也性也天也非有異也

人皆有是道唯君子為能體而用之不能體而用之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皆在我而已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勞也

心之躁者不熟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熟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惡怒無所悅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志順者氣不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浩然之氣也乃在於持其志無暴其氣耳

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此特聖人為始學者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不可離而遠與近之說哉

學為易知之為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為難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為堯舜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為形氣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為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為善者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為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一於禮之謂仁仁之與禮非有異也孔子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惡有不仁者乎而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思無邪

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久也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為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

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手其言正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下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

君子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之性也苟縱其心而不知反則亦禽獸而已

形易則性易性亡非易也氣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四

以防其欲成其修而使之入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通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

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以其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

盛德者言傳文藝者言亦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

然也

欲而強人以不能也所

道也

理也

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

能通於此而已

有功

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

之而不以始也

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其至焉一也

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為聖人也

顏子所以為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為學之道必本於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故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思所以睿睿所以聖也

學以知為本取友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堯舜之為善與桀紂之為惡其自信一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為五也

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則不能造其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而得

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為不思而自以為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貴夫學貴其有所於學貴其有所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喪己

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

聖人所知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冥乎後世刻核之論矣

自棄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去道遠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必日遠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前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事上之道莫如志得天下之道莫如志

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而其所
恐懼乎其所不睹蓋言學
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愛
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
惡則為惡人苟子惇聖人
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矣
斯邪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
也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
近如地非也

或問賈誼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
言之其識未矣其亦不善學矣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而王
而行之而民不病封建
而用之而民不怨井田
迹也迹也者聖人之一
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惡之也
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
使人有道不疑而已使人
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善哉

生故不疑則所得之矣而未有多疑
能為君子者也
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老以及
能者在職雅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
人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
學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
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
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為
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
本而誠之耳
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
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嘻亦惑矣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
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惑
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
大惑

或問性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為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其酌損益之爾

明道先生行狀　見伊川先生文集

門人朋友叙述　并叙見伊川先生文集

河間劉立之曰先生幼集有奇一作異字有奇質明慧驚人年數歲即有成人之度嘗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當世先達說其志操又長豪勇自奮不溺於流俗徙汝南周茂叔聞學窮性命之理遂決性會道體道成德出處孔孟從容不勉踰冠應書京師聲望藹然老儒宿學皆自以為不及莫不造門願交釋褐主永興軍鄠縣簿未興帥府其出守皆禁它公大臣待先生莫不盡

禮為令晉城其俗朴陋民不知學中間幾百年無登科者先生擇其秀異為置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厲誘進學者風靡日盛熙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先生為政（集無為政二字）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恥不犯近先生去三年間編户數萬衆罪人極典者終一人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集無令字）為深恥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擾先生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集有者字也）其誠心感人如此薦為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為得御史體神宗厲精求治王荊公執政議法政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藁不以示子姪常曰揚已矜衆吾所不為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荊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荊公為之愧屈善談太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從容親迓日以讀書勸學為事先生經術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先生在御史有南士

游執政門者方自南還未至（集無未至二字）而附會之說先布都下且其人素議鬱閼先生奏言其行後先生被命判武學其人已位通顯懼先生復進乃抗章言先生新法之初（集作行）首為異論先生笑曰是豈誣我邪復以便親乞汝州監局先生高才遠業淪屈卑冗人為先生歎息而先生處之恪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今皇帝即位以宗正丞召朝廷方且用之未赴闕得疾以終先生有天下重望士民以其出處卜時隆污聞訃之日識與不識莫不隕涕自孟軻沒聖學失傳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傑然自立于千載之後發闢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户恍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集作世）能（集作得）造其藩閫（集作閫者蓋集無蓋字）鮮（況堂奧乎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益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後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有字）忿厲之容接人温然無貴不肖皆使之（集無之字）盡疑曲自盡聞人一善咨嗟奬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道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心化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萌于胸中太中公告老而歸家素清窶僦居洛城先生以祿養族大食衆敦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

幼孤窮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道期於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孫遺而後及己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先生達於從政以仁愛為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立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集作人）各得輸其情（集有一字）嘗（集有又嘗二字）問御史曰正已以（集無以字）格物雖愚不肖俯服先生之訓不敢忘怠（集作忽）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於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諸已聞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真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美恩不行利澤不施惜哉立之家（集無家字）與先生（集有情字）有奇操（集無此上丑字）與先生（集有情字）好元密先人早世立之方數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立其門戶末世俗薄朋交道衰聞先生之風宜有愧恥（集無此四十三字）立之從先生最久聞先生教最多得先生行事為最（集無此最字）詳先生終繫官朔隨不得與於行服之列哭泣之哀承訃悲號摧裂肝腸（集無此二十七字）先生大節高誼天下莫不聞至於（集作乎）委曲纖細（集作悉）一言一行足以垂法來世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懼堙沒不傳以為門人羞輒書所知以備採擇

沛國朱光庭曰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言信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為本師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載持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淵停其動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資穎徹絕出等夷然卓約之見一本於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交于兄弟則綽綽有裕信於朋友則久要不忘修身慎行則不愧於集無字屋漏臨政愛民則如保集無字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異識照際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高學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真可謂大丈夫者集有與字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是歟嗚呼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功德豈小補哉方當聖政日新賢者彙進殆將以斯道覺斯民而

天奪之速可謂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自孟軻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
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
斯道倡之于人亦已較著其間見而知之尚能似之先
生為不亡矣

河間邢氏恕曰先生德性絶人外和内剛眉目清峻語
聲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貌
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
集有微字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失
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先生

為潭州幕官三載餘罷歸恕後過澧州問利民莫不稱先
生容嗟歎息蓋先生之從政其視民如子憂公如家其
誠心感人雖為郡僚佐又止歲餘而去至使田父野人
皆知其姓名又稱歎其賢使先生為一郡又如何哉使
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既不用於朝廷而以奉親之
故祿仕於筦庫以為養居終鄂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
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冲融而無拘無束必合乎規矩
準繩蓋真顏氏之流黄雪窓志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實別
都乃士人之區敎在仕者後之疑解惑問
里士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游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

義衍李之徒来過治者苟知名有識必造其門虛而往實而歸莫不心醉歛衽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今皇帝即位太皇太后同聽斷凡集無文字之事之利者存害者去復起司馬公君實以為門下侍郎用呂公晦叔為尚書左丞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執政日須其來待大集作用之訃至京師諸公人人歎嗟為朝廷惜士大夫下至布衣諸生聞之莫不相吊以為哲人云亡迫嗚呼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合去國十有七年今太母制政下令不出房闥天下罔已晏然方大講求政事之得失救偏矯枉資父材以成治功之時如先生之材大小左右內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時雨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為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為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

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學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為空
文其在朝廷興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為政視
民如子慘怛教愛出於至誠達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
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集無久字）而思之不忘先生嘗
言縣之政可準於天下一（集無餘字）年與弟伊川先生講
老求為閒官吾洛陽殆十餘（集無餘字）年與弟伊川先生講
學于家化行鄉黨家貧蔬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
賙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絶于館有不遠千
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訓解析為技詞要其用在已而
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
没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
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
餘歲幷其關鍵直睹堂奥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
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
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會（集作新）真學者之師也成就人
才於時為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為時之通
塞既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為且大用及聞
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嘉之曰時不幸也
其命矣夫

書行狀後

游酢

建安游酢曰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大節伊川季先生與門人高弟既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拾其遺事備採録云先生而有姒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交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橫行匈奴視封侯如拾芥及一見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學而學焉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者多能道邇事既而得聞先生之官猶以書抵鳳翔以定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之門人蓋以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也九先生既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也九先生既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為疑其疑使内外動靜道通為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於仪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祕其學不多為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待善而已故不肯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大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忽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正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暗明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竟厥心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擢為御史臺首言其盛德音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讎早而成於識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唯當留務二而慈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為之

動嶺會同天節宮嬪爭獻奇巧爲天子壽先生既言於
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宮嬪實爲非上意也庸何
傷先生曰作褻巧以蕩上心一倡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
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筵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爲
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
如天王然交後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先生平生與
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誠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
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
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既而奴持物
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發於中揚於四支見之者
信慕事之者華心大抵類此先生少長親閹視之如傷
又氣象清越灑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吾及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
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必行衆莫測
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必行衆莫測
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
夫或怖萬夫兢起鼓人棄盧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
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
常初至鄠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
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
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

簿將發之其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敢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州從事有既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為嫡孫奉果承重先生為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為定令而天下縉紳始習為常蓋先生御小人使不羈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先生雖不用而赤掌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胸中之氣沖如也所至士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為己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飢寒已仕者忘爵祿詹重者敏謹細者裕強者無咈理願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詠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悵然無據而已也方朝廷圖任真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識者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嗚呼道之行與廢果非人力所能為也悲夫哭而為之贊曰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歟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歟確然高明萬物覆焉而隤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歟陽自此

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兄其形非以其和歟夫子之德其融心絛慮默契於此歟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嗟乎孰謂此道未施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歟百世之下有想見夫子而不可得者亦能觀諸天地之際歟

哀詞

呂大臨

嗚呼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生之流風善政泯沒而不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絕而不得聞以章句訓詁為能窮遺經以儀章甍數為能盡儒術使聖人之道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百姓日用之未反求諸己則固然無得施之於天下則苦不知行異端爭衛猶不與

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矣大學之要博聞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全體其造於約也雜事變之感不一知慮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及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浹見於聲容熏然塗之崇深不可慢也過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弟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

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爲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猶可道也其獨知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道也元豐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門人學者皆以幼自得者名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志爾汲郡呂大臨書

墓表 見伊川先生集

先生名顥字正叔明道元生之弟也 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聞說語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業於春陵周茂叔先生 見宋宗徽宗錄 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游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類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之屢以學職 見文集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晝以師禮事之而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 見呂氏童蒙訓 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 見治平燕寢記善錄 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 見文集及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命衆博士即先生之居辭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數事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

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群之資嘉祐四年已嘗應試自爾絶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頤得以為師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施用明道行此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數十人以文表弟張載暨弟頤為稱首

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又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録案温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子可臣等劄子河南憂上程頤

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

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逾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

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神益風化又按謚法定公文崇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順道德純備學問渊博材質

云

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數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得當勸等

必能輔養聖德啓道天聰一正君心為天下福又謂頤

窃先王之蘊建當世之務乃元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

侍經延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又論祖宗時起陳摶种放高孤素即聞於天下拱順之賢摶放未必能過之順之道則有摶放而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真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緯天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之訪問其至言至論所以言乎道則質徹三才而無一毫之或間以言乎德則瑕瑜不揜一善之或遺以言乎才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理之不總是開物成務而無所不包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

聖人之道至此而傳得專經席豈不盛哉

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實録

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

頤李極聖人之精微行至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頤趣召以來待詔

闕下四方咸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不越乎向風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

如何處之當否而已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則陛下

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潜

光隱德之士皆可相招而為朝廷出矣除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神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之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為陛下言者願陛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為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愿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闇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唯願然非為願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願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遠三事其一以上當於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後輩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遠祇德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劉子三道見文集又按劉忠肅公遺事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為北之際其義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觀實錄先生辭而後受命四月初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畧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文集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

國子監長式看詳國子監條制（見實錄）先生所定大槩以
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季殊非教養之道請
段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
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舊解額以去利誘省繁
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尊風教）又置待賓史師齋立觀
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奏議謂實錄云禮部尚書胡
因是（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六月上疏太皇太
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祀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
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略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
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

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
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
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
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
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
殽然後宰臣史官入侍
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
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
講讀官例兼它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
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

四月罷講直至中秋
意謂俟初秋即令講
二歲子弟一
恐於上體非宜而講
官輪日入
侍上習
日宰臣史
講於崇政
後楹每蕭
其於后德
繫尤大又
感上心皆
言入談道

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兒道與祿兒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數優其祿今兼數局之職與兒甫一功受之及伊川先生為講官院如故亦數辭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則後世知之故常公不以為是人亦不以為非而先生之辭鮮之也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畫策事且乞就崇政延和毀講讀為不可有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為修展邇英則臣所請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為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逐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

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直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集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更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胡氏論語詳說

剡而哲宗亦常首肯之見文集不知者或誚其委曲已甚

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見語錄）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眷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聞錄）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澈水必避嫂嫌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語錄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議語錄且云溫公一聞之亦不悅或曰恐無此事）所謂書有容字中人以簣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不自重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見邵聞錄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致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吾禮則因事用樂試以觀之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嘗聞後苑以金製之楠問之曰棠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程更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內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文邑封或問之

先生曰某趨於草菜三辭一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
求封爭觀語經慈承受張為則當日召諸講官啜茶觀畫
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録語或云恐無此）
事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
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
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
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與其黨類巧為詆謗（見龜山語録王公蘇
辛録呂申公家傳又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按蘇公家狀亦云陛辭色又按蘇
軾奏狀其略曰臣僚竊賀乾而兩省官欲往待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而省
與司馬光是時程頤以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
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
故才了却往弔喪退一答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即不言歌了却往弔喪於禮無害蘇
軾遂以鄙褻而賤程一觀察昔大
奚紿悠之端蓋自山始又
語録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
好佛胡為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
之餘也子瞻令曰天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醇夫
輩食素無魚羹兩制以上又一室諫官竝坡羹飯然以臡臛遂輪為食
會皆用肉食矣祐初崇政殿說書程正叔以肉食為
非是議為素食如來多不從一日門人范醇夫當排食遂
是蘇軾內翰蘇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
悛輩之遂立歟矣又語録云時呂
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于劉川有力故極誠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為某官蘇右丞
門者無不棄也又按劉諫議盡言集亦有異論劉非善
黨蓋不知耳一日赴講會上疾亟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
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
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

翌日宰臣以先生言未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營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儆息讐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見舊實錄言曰申公家傳載又呂申公之支仲為蘇軾所誘脅其論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傳載呂申公之支仲為蘇軾所誘脅其論事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執政議其罪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直稱然憃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給憤懣嘔血而死陷害舊臣多妄然此類亦不為無補新錄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秦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為稀闊之美事而終及議餘卿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敗國以誤聖聰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前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悖不為閨門求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臣以意邪會熙靖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頤欲以故舊作質也是當時墨諫官王巖叟

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頤之經術故不知者指以為頤之賢乃是以輔導辜學至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政之累猶豫不果使順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庶海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名順黨欲為順一言懷必有補於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臧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繫年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公以和奏事三省進呈經順脫除欲與館職判杭蘇州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遂除直秘閣判西京因子監初順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

輒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一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願竟爲蜀黨所擠今又適輒弟轍執政財進禀便云但恐不肯靖箸卒入其說故願不復得召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集）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見舊錄）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飭閩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集）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循州編管（見實錄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亢臧氏（見語錄）元符二年正月易憲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徙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卻見曲弁集）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循州氣貌容色髮鬢皆勝平昔）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爲子醫計既而供職門入丹焞深疑之先生曰止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云劉元承）建中靖國二年五月卒所寢官（記善錄云此除一事不記云云）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疑致仕即依舊之意）四月言者論其本由黨論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叙復過優言者未悉）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見察語云）著書令監司（見察語云）

致盡言程某次第說話或節錄聽而尹煙張繹為之得異事下坿病書體容盡述學徒後棘黨籍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三舍西方學者日至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又吾門也見語錄五年寢宣義郎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煙張繹煙嬰日先生疾稍復盡易其作傳其是因而心為戚戚悉讀詳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之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恐先有淺深歟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錄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施用先生力疾徵視曰道著用便未是其人未出震門[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子不得讓焉見語錄伊川一日先生侍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矣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

說甫旬以吊喪誦孝經以追薦旨無此事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在右致養無遠以家事自任恐分營辦細事必親憎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日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不能謝良佐日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鹹舊矣有議更以鹹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貨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鮮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卑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及是已而果然司馬公熙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朝廷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矣及司馬公大變熙豐後祖宗之舊伊川曰終法當時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以見其極點矣

祭文

張繹

嗚呼利害生於身禮義加於心伊此心喪於利害而禮義以為虛也故先生蝸蝘獨行斯世而衆乃以為迂也惟尚德者以為卓絕之行而忠信者以為孚也立義者以為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為不可拘也在吾先生魯何有意心與道合一道作洸然無除無欲可以繫纍号知言者識其要也自克者知真難也不立意以為言号德輶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矣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一得不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為病号此心終不得而形也惟泰山許誰一以為高号日月以為明也春風以為和号嚴霜以為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乎數或觀乎禮學者趣之一趣之作世淸莫美獨吾先

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真死真乃已自某之見等(一作某)歲七
年于茲含孕化育以蕃莫滋大地真容我考父母其生
之君親莫臨哉予夫子莫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先
生有言(一本上有昔字)見於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繪于丹青者
有七分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之心猶或可推
而今而後將窮室於何雖之(無之字)生也吾(無吾字)嗚呼夫子没而徽言絶則固不可得而聞也
某等(一本上有字)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
二三子(一本無此五字有益當字)洗心去知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
在先生為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一作某等之志)不待物而
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誄而後徵然而山頹梁壞何以寄
情淒風一奠敬祀于庭百年之恨併此以傾

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
張繹范域孟厚及焞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
之邵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而薄暮出城是
以後又按語録云先生以易傳授門人曰只説得七
分學者更須自體究故祭文有七分之語云

奏狀 節畧

胡安國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
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高布

超吾講蓋自司勳講不為辭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
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嘗官而行舉動必
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
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
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賜之門人如
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
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
莫能別其真偽而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
關有仲弁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
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眾以為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

門人傳篇耳納口出而以為國乎自是服儒冠者以
伊川門人安自標榜無以風眾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
深加詆誚夫有為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
又於伊川臣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
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
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顧元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
可思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
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
況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顧庶幾時用此亦不可易之
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顧元弟始發明之而

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甘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踏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顥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觀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論語孟則發明其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往言旌語遥說鄒魯豈其文也哉顥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所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徵仲尼則西山之餓夫魯國之黙一爾本朝自嘉祐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顥又第顥關中之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榮寵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載有正蒙書顥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雖當楚黍墨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

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
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
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
小補之哉

真和堂藏

120
10
30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錄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